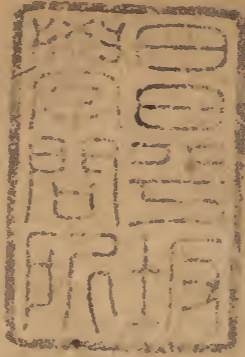


王維山集

二十一之四



漢書門類		一〇五六〇號	一
二架	二函	七	二
冊			一

內閣文庫		漢書類	一〇五六〇號
二架	二函	七	二
冊			一

內閣文庫		漢	10560
番號	冊數	函號	317 129
			11)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蘇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淺草文庫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校

疏偈跋

圓通菴重建佛堂疏

圓通菴

主真月者欲闢其故菴居托其姪張伯

新乞予為募緣疏予素不解此竊疑佛者頭目  
髓腦之不憂今無論琳宮梵宇滿天下生民之  
膏血殫焉即三家之市籬草開林者百百十十

而未止也是亦不可以已乎心疑之久不爲應  
一日閱佛藏有張拙秀才者問于智藏禪師三  
世諸佛是有是無師曰有張曰曾叅百丈皆曰  
無師曰先輩有甚血肉曰一山妻與兩癡頑又  
問百丈有甚血肉云百丈古佛和尚莫謗渠好  
師云待先輩似百丈時一切皆無爲之悚然汗  
出今吾輩從頂放踵自朝至暮何事不有而獨  
此象教有也與哉且世之以業見爲低昂久之  
均之土木也見名都古刹之雄麗寶香纓絡之

莊嚴則僂趨膜拜若崩角焉其次則揖而聽之  
又其次則袒裸而對之矣夫有則俱有矣雄麗  
莊嚴于彼而痺陋于此妄自菲薄夷蜂臺于蟻  
埵于心安乎此真月所以有請也三尖嘴枕河  
之岐去州治可三十弓其去學尤近使粗有棟  
宇可容龍象磬清月下梵發潮前與鈴柝絃歌  
之聲相和答亦一佳境諸壇越倘有意乎

重修天妃宮募緣疏

天妃神者林姓閩人也生含冲氣道代天工肇

領黃符主盟赤嶠九天飛寫凌烟水以若空半  
餉行光歷滄桑而未老迨海外濟類危之舶乃  
眉州創始祀之基爰立宋元代加封號肆我  
昭代丕著威靈玄籥應嚮而不窮悲願有呼而  
必應遂使當食使者萬里來秬稻之艘樓船將  
軍一戰截鯨鯢之角嶠夷獻其珍賚陽侯偃其  
波濤以致世有顯褒地皆隆奉而其行宮在劉  
家港者綰三江大澤之激衝受全海靈潮之吐  
納地形最勝神績尤彰雲璈時韻于空中紅燈

或舞于檣上以保障螺贏之族且津梁魚鱉之  
民天固弗言人思崇報會宜掃碧津而迎鶴駕  
庶長留絳節以鎮鯨波而歲月其徂風雨勿戒  
塵滿棲雲之殿沙侵醮斗之壇憶昔藉神力于  
叢祠痛則疾聲而呼父母乃今委靈貺于草莽  
緩則拱手而還鬼神主其怠而賓不顧矣念衡  
世居海而濱東如在神之宇下雖與鄉子弟共  
沐併蒙之澤尤爲家大母私啣救濟之恩昔常  
拯之艱危又親感之夢寐以顯赫如彼而陵夷

若斯有其廢之是可忍也乃用手創短䟽躬損  
微貲尚賴諸方助成盛舉共解瓊瑤之佩重新  
桐栢之宮璇宇煥開珠衣不化畫棟奪蜃樓之  
氣珠簾掩蛟室之光使地隱魚龍再擊馮夷之  
鼓橋成烏鵲重迴織女之車則將潮不怒而風  
雨時波不揚而穉航至豈徒競金仙玉真之麗  
飾侈玄都紫極之虛談者哉

壬寅六月望日招于闐法師法海大海爲  
先夫人作法事先以乾薪沸水兩僧結高

坐持梵呪良久下階就烈火中指撮釜底  
以竹枝灑之沸湯着人皆爲涼雨生大悲  
喜以偈紀事

百業相蘊崇猛如火聚種種嗔喜緣多以食  
化故一殮窮萬斃半七或如杵小大爭咽喉饑  
飽各腸肚安得分法供濟我無量苦西來兩開  
士願大福力普淨行馴虎豹梵舌調鸚鵡說法  
不可聞龍象相爾汝堂上搖帚拂階前熾焦釜  
法螺叩長風白月照鍾鼓鏗轟轉神樞訣蕩開

鬼戶逡巡劈五指沸鼎空中舉以茲麻粟微丘  
陵化爲脯回首泥漣濤喫人作甘雨颯颯秋樹  
間曖曖影吞吐紛紛諸有情螻蟻生毛羽稽首  
慈悲尊作我大父母滴盡衆生淚慈恩未可數  
三際盲講師偈  
經歲千卷卷幾千字心睫相仇十僅一二一耳  
所攝四維中央如雲中風自在唱揚聞性旣旋  
并耳亦置舒廣長舌滿覆大地刮盡金篋眼障  
難翳不識字人是真導師

### 戒殺文

余性不喜殺生客有勸余爲戒殺放生文者恐  
吾黨之不盡降心也因雜錄古人警語數條而  
復申之以言人心辭讓是非羞惡半由名教薰  
習而成惟是生命相關處從根蒂發來故惻隱  
心最真且切孟氏言遠庖厨以全不忍不佞獨  
請近庖厨以驗不忍試一身臨刀几之傍慘痛  
萬狀不三日而鼎俎在前漸覺腥膻而不可食  
矣今習俗已慣卒難屏除請先約之以禮食禮

君大夫士無故不殺所謂故者惟祭祀與賓客耳末世祭祀簡略惟以享賓爲大故而浸淫及于無故之故靡日不殺以爲固然且無暇旁引猶及聞之先大父吾鄉饗新親大賓五菓五案以爲則也宰人割牲則歌而獻賓猶以特殺爲重事也其親知相聚則鮭菜隨常而已有不速之客來不設別席坐于主人之右而已奢濫至今陳列十倍于前尚嫌無下箸處他邑間以蔬藪點綴獨吾州專尚豐肥烹宰更多夫一舉十

有二物此天子之俎也日饋雙鳴國君之膳也而今尋常宴會皆有之此何禮哉古云食者甚甘死者甚苦以苦博甘尚可憫痛况數巡之後一飽之餘目饒胃憎舌廣腸窄徃徃飲止啐唇肉不滅齒雖蘭肴玉饌無異腐餘又何苦捐衆生之命而供一人不甘之口哉吾今請與里社約宴尊賓大小雜俎不得過廿五器常日款客不得過十五器其糖菓餽飭不在數內暈素間錯無宰重牲不拘月日地方遇生則放略使與

續陰騭卷後  
所殺之數相補庶由禮食漸返古先雖然斯言  
而出于溫飽者之口人得無笑其慳乎則又嘗  
思之矣凡人見乞兒丐婦跪求殘炙則揮肱而  
逐之羈貧之士窮餓無歸則閉戶而避之親朋  
故人稱貸不滿數金則心疑而遠之于此甚慳  
而必欲狼籍物命以破除慳名是亦不可以已  
乎省一席之費可以果數人之腹分一日之費  
可以合數日之歡其究能使嫺族賓朋益親又  
非止養福養財而已今俗尚甚侈可議非止一

事而其初皆由一事濫觴象箸玉盃相因而致  
若宴會從簡諸凡非禮無故之費可以類推當  
別爲叅訂以告同志謹先以食化爲嚙矢

續陰騭卷後

余居京邸陳仲醇每書來未嘗不津津與言陰  
騭也曰人生而爲造物蠹也椰子天說備矣但  
彼不知夫陷吻可補而漫歸之自功自禍使人  
視其身如蚍浮蟻鬪而屋漏且無知也則亦何  
所不至哉蓋其說弊于智者曰善尚不可爲况



惡耶夫營營者能無爲乎不能無爲則可爲獨  
有善耳莊子亦第云爲善無近名蓋爲名則或  
谿刻以博名閉距以守名甚且敗人名以自尊  
其名故造化忌之爲其厚飾于陽薄積于陰也  
余心善其說數舉示人而仲醇復郵書相敦勉  
中函新刻百紙按之纔兩事耳一爲葛繁事一  
爲黃蕪濟事余怪問仲醇子何不哀成卷如感  
應篇類者而寥寥如此仲醇復曰夫讀感應篇  
者誰能竟乎且語雜則或誕而不情摩頂踵奪

資斧以濟人賢者猶難難則將并其易者置之  
百人行而十人不行或有所待而行其爲德狹  
矣吾以爲欲方便人先方便已道乃可繼故止  
拈此二則耳余因歎仲醇之爲善其志勤其術  
約而猶未有以徵也昨雲間友人書來忽述其  
里中有茂才翁生果者己丑三月三十日夢入  
廣殿一絳衣神人謂曰吾欲降而福然有四分  
未滿以子無功德生日貧儒何功德之有神人  
曰然則陳某固不貧耶生寤而請學于仲醇然

生固素不識仲醇人也又季生仲舉者夢有堂  
 四廡西廡側塑仲醇小像香供甚設一道士謂  
 曰子何不與此公討左手卷視之則葛繁昏也  
 然則仲醇且真葛繁矣夫耳不聞之謂陰德仲  
 醇且不欲徵之人而願欲徵之鬼乎且以仲醇  
 之才不肯竟其業以霖雨天下而屑屑于涓塵  
 滴露嘻其亦窘矣雖然刺養一僕歲計可饗千  
 軍一人日行一善歲計將有三百六十人受其  
 益者增而行之豈有量哉姑置陰果勿論即十

君子孳孳鷄鳴日不素飽無憾而後即安其亦  
 可矣若以是說為荒唐則易云餘慶餘殃者是  
 何語齊宣王保民一念是何物請諦思之因為  
 跋而刻之如左

題松上人血書藏經

予讀孤松上人詩其鑱刻精麗即貫休皎然工  
 力弗敵也願能迴其綺心儻氣為苦行沙門刺  
 血寫華嚴等經一百二十卷可以為難矣或疑  
 是有為功德去真諦差遠夫捨幻得非幻以潔

滌不潔試小痛遣大痛此小乘法卽幻卽非幻  
卽不潔卽潔卽痛卽不痛此大乘法有爲無爲  
奚論也昔釋迦文佛爲菩薩時時世無佛不聞  
法語爾時有魔變婆羅門言自佛所得一偈汝  
能以皮爲紙以骨爲筆以血爲墨書寫此偈當  
以語汝言下卽自剥皮曝乾聽書魔便滅身佛  
從下方出爲說法得無生忍蓋當時佛法未出  
慕佛者如商丘之赴水火信手得珠而未法學  
子又捨又愛且前且却于佛祖面目終未夢見  
則正以聞法太易揀擇有無一念誤之也是故  
菩薩之捨求聞佛法松上人之捨求永佛法將  
億萬阿僧祇劫尊勝法幢憑茲樹焉如此則非  
必碎筆研瓚公門頭而以筆墨作佛事可矣

後跋

松上人剝血寫大藏經計卷則一百二十計日  
則三易歲而未竟也因爲余言血書之法必先  
絕鹽豉則血不粘紙每日刺血杯許書字可二  
千又明日則故孔痺別開一孔蓋舌端與指端

逝相吐輪每值潮時則血盛暑則血減且易耗  
以沉香煎和之因就視其十指尚如懸槌也經  
既成謁余父子題其後矢願持誦畢此生然後  
藏之名山陰藉天龍鬼神之靈阿護水火陽藉  
名公大人之言抹殺疑謗并囑數百年後血色  
黯薄慎無以朱墨加潤爲闡提口實墮後人信  
心蓋其願大而慮長如此昔世尊常有人以毛  
端滴水寄付卽受彼寄置河中隨流而去使不  
入洄漸達大海毗嵐風起壞世界時此一滴水

平等如故持還本人今松上人析骨析肉祈永  
慧命此其功德豈直一滴水耶雖然如來讚嘆  
布施隨讚隨毀清淨三輪六波羅密中皆以不  
住色布施爲大功德不然如傾一人頭目髓腦  
于摩伽羅王口中恐猶未滿一滴也松上人徵  
詩于余余適抱先妣之痛不能韻姑以一偈荅  
之而會余爲先妣寫心經往生呪完遂以千佛  
錦一軸奉施以資冥福余且復寄一滴水于松  
上人矣上人旣不自多應不厭少幸爲我持此

以見如來隨錄偈語于左

人身等虛空 不受諸業相 四大為蓋輿

乘載萬埃鬱 惟人夢覺神 與此出入息

譬如海中火 倏忽光影滅 又如曠野風

過耳疾無影 卽此白骨具 髡然等頑石

何以受諸業 惟爾濕相聚 以茲濕相故

嬋媛當暖觸 愛河波浪翻 過涉滅其頂

以茲濕相故 夢食諸臭穢 同類互吞啗

爪牙為之使 以茲濕相故 煩氣自胎郛

三尸得棲托 蛻蛔守腸胃 以茲濕相故

浸漬作濃汁 朝為姣好顏 夕死尸胖脹

以茲濕相故 搔摩覺疲苦 蚊蚋因噴啜

何況刀刃刺 疾痛迫無常 呻吟以求死

惟是恐怖根 獄鬼冥相攝 湯火及確磨

魂魄尚呼詈 借使血肉離 痛之復誰是

是故善知識 猛發大施捨 恒河沙七寶

不及我毛髮 誓捨有漏軀 供養功德水

闡班十大部 字字刺血寫 故是涕唾餘

湧作寶蓮色 千年化爲碧 終勿亂朱紫

在所獲護持 惟此血誠在 學者執疑情

見謂無功德 達王喂饑鷹 陸播施餓虎

不愛頂踵盡 鷹虎得濟故 如來大法乘

何用腥汚染 碎肉餉虛空 虛空不能受

持歸向何所 無乃勞苦費 夫惟有所受

種集諸緣業 餉空空不受 萬漏一時盡

燥風從西來 嵐霧霍然散 皎皎情塵十

還我虛空體 大願大圓滿 小願小究竟

大者普賢願 弘濟十方衆 小如朱壽昌

寫懺得見母 善哉蒲塞行 法輪欣有托

鄙亦抱區區 稽首告仁者 晉吳二三月間

題管夫人竹

管夫人畫子昂題非但翰墨兩絕真千古佳話

吾州有趙凡夫者居天平亂山間于灌木叢篁

中建藏書閣足跡不入城其配陸善詩古詩風

氣迺上的的漢魏郡中以詩名者皆不及也余

嘗偶過凡夫淪藕漿飯青精讀陸夫人詩時薄

新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一  
日穿松輕颺憂竹蕭然有遺世之趣古今人豈  
不相及哉管夫人輕綃染艾葯強排風雨沃以  
嫩涼梢倘是求爲陸而不可得者余因識其姓  
名于卷尾想見管卿有知必軒然自笑得友晚  
也

題仇實父桃源圖

此仇實父摹趙千里桃源圖憶吾吳二三月間  
湖中盤螭桃與舟里梨俱爛發如海雲蒸霞初  
日照雪山中人徃徃取花瓣雜茶芽中待游客  
而士女多旦夕營酒虎阜片塲無肯以一葦航  
者由是推之雖桃源在前漁人揖而入之問津  
者亦不多見也

題彭興祖篆刻後

余不知篆法徃徃窮古今印章心儀之古法圓  
今法方古用筆因字勢今用刀因印地古寓齊  
于不齊今寓不齊于齊古取雅而得媚今諱媚  
而失雅此其大都矣自漢法失而唐唐又失而  
宋元宋元印章如熟絲織網都無雋氣然刀法

固自圓也。自比人耳。慕漢篆而不知其法。於是  
以麤硬爲古雅。平滿爲整齊。牙角虬然。篆隸法  
雜而古人風流蘊藉之意都亡矣。故禮失而求  
野于奴書。市工寧有取焉。適興祖示我以鐫刻  
而喜其與見偶相印也。因漫書數語于後。若與  
祖翩翩雅才多藝世其家諸先生艷稱之余。可  
無論云。

蘇文忠公書表忠觀碑跋

蘇文忠公故有書表忠觀碑。劈窠大字者。行于

世。今陳于吉氏復出。所新鐫文忠行書碑。文示  
予字。僅拇指大。視前書若別闢一境者。諦視之  
此特以行草故。擿筆少耳。其姿態骨力以絕去  
排束轉自神駿。能知裴叔則于粗服亂頭時者  
是真知叔則者也。蓋余嘗歷武陵泛錢塘徘徊  
武肅王之故墟。其所爲錦衣掛樹。強弩射潮者  
已草湮木瘁矣。惟此表忠觀碑獨存。漸歲久漫  
漶而二百年後寄生之裔孫復以此片石續之  
可貴哉。名賢之跡也。夫天地間最壽者河山最



易敗者楮墨以今觀之不朽之寄竟安歸哉吾  
有感于斯文矣

跋祝公勝生祠碑記後  
崑之父老爲余言甲寅年禦倭事未嘗不流涕  
也時令尹祝侯貫甲登陴與賊相拒者月餘賊  
穴城以入幾破矣恍惚神告曰賊在足下啟譙  
樓板而賊見遂殲賊城完侯釋功不居而推諸  
鬼謀曰卜將軍實助余民亦遂嚴神而釋公又  
五十年有汪惠者建義爲邑人倡始專祠公示

卜將軍之陰吾乃知無功不酬無報不食匹夫  
之誠數世猶耿此樊侯所爲愴然有感揭而表  
之爲勝生祠者也樊侯治崑幸而海波不揚不  
至如祝公常在矢石蒙衝之下而克廉勤苦危  
其身以惠民不啻過之蓋蒞官六年竟不勝病  
以歸其歸也囊無崑山片石僅腹貯婁江升斗  
之水耳雖欲不留數椽于民間其可得耶雖然  
吾恐侯之警然不屑曰猶夫近世生祠也姑綴  
數語于公碑之末以明侯之簡世榮薄吏譽雅

志如此俟數世之後碑侯者致焉

附錄  
學藝初言  
世多謂經義取士之後士爲括帖束縛得人  
不如前代之盛此大不然自薦舉法廢書判

詩賦與今之經藝皆借以觀人耳觀人之法  
愈平實則愈難矯飾愈簡約則愈有捉摸自  
古以詩賦取士而亦限韻命題類如兒戲者  
如秦豆氏教造父於寸木上御馬正欲不盡  
人之才才不盡而後所養之淺深造詣之生  
熟可測驗耳

高皇帝深明此意倣宋遺制爲此非難非易之  
法稱量豪傑又別有二三場以盡其胸中所  
欲言而前場則原不責之馳騁也今侈言時

藝者又謂時藝羽翼聖真可與傳註並傳此則大過傳註不必俳偶所以俳偶者正有深意耳試卽吾輩熟習之人而細翫其文正如繪出心肝一般若後場則取材泛濫不必肖矣天下有無文而有豎立者有能文而無當於用者若怪謬浮誕之文而責之以識見功業萬萬無有學者務當體我聖祖設科之意而無自描影子貽識者之笑可也

論語之文極高故卑極深故淺思孟之文以卑證高以淺證深此理學之宗而亦文章之宗也紫陽先生傳註非必盡是理欲知行動輒分爲兩截正如好座堂房零星夾斷然未有拋家棄產悅珠宮梵宇之麗而攄以爲己有者我

皇祖解經測天初未嘗純用宋儒而卒以取士蓋以爲人有異學則國有異政與其遁放無寧支離故去彼取此乃近日網弛俗厖而文

亦如之士不通經不明理惟立異之爲事有  
題於此大抵以事物爲粗而言名理以省察  
爲粗而言覺照以當然爲粗而言所以然卽  
如顏子屢空認作空諸所有之空并以子貢  
貨殖爲學殖將落之殖風流至今一部孔孟  
盡更面目其可鄙笑更有百倍於此者此豈  
不凌侮聖賢蔑棄國紀而憂時之士所不忍  
見者乎欲醫狂病先究病源禁怪文尚難禁  
怪說甚易特未嘗實有意禁之耳

先輩之貴用經語也匪是則弗與歟曰否六  
經之與時藝氣類也大凡同類之物以襯帖  
則有情以牽綴則無迹如傳奇之詞曲吏胥  
之文移不作一文人口語始爲當行今以二  
氏語作孔孟文已自不合腔而况作者原不  
知二氏不過口頭數語逢陣便擺而已且無  
論於題帖不帖而試究其本文字義云何豈  
無啞然而失笑者乎若今日以後所用之二  
氏則又今日時文活套之二氏也愈傳愈訛

吾不知其所終矣  
文章之法總不離於人情情生於題情之用  
在勢要不出於鹿門所謂認題布勢數條顧  
涇陽袁了凡更詳言之可不具論論其大者  
認題以題爲主題有定法書法所謂朋字當  
側止字當扁點畫必重引帶必輕執之欲緊  
者也布勢以我爲主我無定法書法所謂一  
字之體定於初下筆就一字中又有多變如  
此起者當如此應運之欲活者也其外而  
相形之法總屬認題開闔相生之法總屬布  
勢得題得勢者如西方聖人不假幻師外道  
但守其耳輪目廓而六通之用自神蓋題中  
本色詞意驅使不盡豈藉他求惟夫題不分  
明勢不在我而始不免馳騫于題外爲高搜  
剔于題中爲奇是皆病在不足非有餘也而  
人遂真以爲奇過矣且文者代吾之言而并  
以代聖賢之言者也凡人之言胸中了了者  
必直捷簡易而憤憤者必艱澁支離理直者

必開口見心而理曲者必齟齬縮舌筭定者  
必寬舒徐緩而率爾者必急遽周張傳實者  
必援甲證乙而駕虛者必指天畫地勸諭者  
必和顏下氣而恐喝者必怒目盱衡誓衆者  
必巷語街談而召鬼者必胡音梵字門高者  
必直道家世而單寒者必粧點貴游厚積者  
必自諱豪奢而暴富者必侈言得意遠識者  
必沉默處後而淺見者必議論風生知言之  
情則今日之號爲奇者病在有餘乎不足乎

可以媿矣

鹿門所云練格格者品也品之貴賤清濁傳  
之久近係之大要只在雅俗二字耳人知雍  
容文物者之爲雅而不知清真超曠典重老  
成者之爲尤雅也人知鬪茸粗淺者之爲俗  
而不知濃粉厚墨折腰齟齬者之爲尤俗也  
天下無不能認題之名家無不知布勢之高  
第至於練格格則難言之守溪之後惟荆川最  
清最貴其旁出而迥然絕塵者惟震川耳鹿

系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門昆湖方山尚有擬議自茲而外邈乎遠矣  
無中生有法也謂如從根發枝以梅傳杏非  
龜之毛兔之角也實題虛作法也謂如醉麵  
使不粘口非畫餅可代充腹也粗題細作法  
也謂裁縫密熨帖平非謂蛛絲可紉布帛也  
淺題深作法也謂如鑽石求火非刺山而望  
泉也學子常離形照影於本來面目毫不相  
涉釋卷而測題十不得五六者有矣可嘆  
鹿門云文之不宜於今者皆得古皮肉眉髮

耳若會其精神無不合者近世學術膚陋或  
剽古人皮肉眉髮尚有少分相應否則杜撰  
一種似古非古之語以冀詭遇而默會其精  
神法度者必共厭棄矣豈惟時藝今之論人  
品文章皆然

文無竒正總之有一段真精神識見則善矣  
世傳馮開之云士子薄偽平淡作偽神奇王  
司厭偽神奇收偽平淡常太息於斯言當壬  
午乙酉之交有司尚一等膚淺文字而余料

其必有今日何也均之爲僞則僞平淡必不足  
足以勝僞神奇者勢也僞奇約有數種舍昭  
昭求冥冥去堂皇覓窟穴者類說奇醅醢于  
史齷齪餽釘者類詞奇顛倒主客頭長于身  
指大於股者類格奇去此數項僞奇則自不  
能奇而真奇乃見矣譬之售朽木者必飾青  
黃剔去青黃則依然朽木欲正文體者但亟  
宜去僞以辯真且不必以奇正分低昂也選  
中雅變一欸亦未盡真奇之變猶以爲彼善

于此庶逃楊亦歸儒之漸云耳

余勸後生讀先輩文讀竟笑謂朴淡不足學  
余曰不然子是心粗耳試就先輩作過題極  
力作一篇得意文字細細比量彼數句使躍  
然而我百十句尚恨未盡彼滔滔說去一句  
打轉而我一步一顧猶恐失之彼撇撇脫脫  
若咏若游而我粘皮帶骨句雕字鏤彼隨手  
駕搭自然有勢而我非牽一架子則不能得  
勢彼隨題敷衍自有話頭而我非發一議論



則別無話頭彼有首便有尾而我逐股逐句  
爲首尾彼短文勢反汪洋而我長文勢反急  
促彼詞了意不了而我意了詞不了卽有奧  
思竒句發前人所未發而三復思之乃多是  
不必作不當作者則我之不及古人遠矣  
文之用世無不達者文之傳世無不老者然  
天下又未有不達而能老者也從來古文大  
家必不欠此二字掇拾累達浮艷累老震川  
以後縱有才雋未免逐場古道之復吾不得  
而見之矣

文章有一字訣乎曰緊緊非縮丈爲尺蹙尺  
爲寸之謂也謂文之接縫闐筍處也古人布  
局寬結構緊今人布局緊結構寬巧者如駿  
馬驀澗拙者如駑牛登山自來文章詞曲書  
法奕法皆不出此一字吾蓋知之而未之逮  
焉

國家定試士之格其優等不過曰通余家有  
前壬辰乙未墨卷榜首只批平通清順而已

此不但見先輩古朴而亦見先輩得文章大意識通字之難也近世未求通先求奇遂至步步枳棘少一篇首尾成章者真可喟嘆惟夫下劣之士始諱而爲平通而究其血脉神理謬盭殆有甚焉無惑乎天下之爭好怪矣程式之始於隆萬何也曰文而反之質也如移江河而之山也蓋自古難之矣禮部式士以弘正文爲鵠此可令士率從否耶抑姑言之而不必其從乎故不如就近時程式稍示筌蹄規格未遠步趨尚易而學者已如移山之難矣况乎其前此者也

然則執此以應制科可必得乎曰是何必然但吾儕讀經書識字理一旦塗墨傅粉妖聲鬼氣明知其不可而蹈之得無慙於衾影乎世變旣爾作文者固不免酌量古今而在有司則自應洗心滌慮爲國家求明經適用之士若猥逐兒童之好而惟熱鬧嘈雜之是尚以不可解者爲解則不知其說矣

嚴滄浪論詩云詩有別才非關學也然非多  
讀書則不能工惟時藝亦然上乘之文着不  
得一句學問乃類極膚淺者而真膚淺文却  
自不同天下惟大智若愚大巧若拙此非具  
隻眼人不能辨也今人見時文中班班駁駁  
好用古書者便道有學問此正是學問少耳  
若學問到家見得古人真處下筆之時如織  
純錦梭梭頂接何處可下雜色又如食前方  
丈下箸自然不輕有司但能令士子實實讀

書則文體不正而自正矣

文章與時高下的的不謬非文章關世運乃  
世運自兆文章耳以氣運論文不當論其名  
家傑出者當論其大凡成弘之文如嬰兒之  
始孩渾是一團元氣至嘉之中年而後神骨  
才情始暢茂而完足癸丑而後膚革充滿神  
采爲所障憊不免癡肥至隆萬則擁腫一清  
而氣亦少索矣然筋骨固自在也午酉之交  
奄奄就盡流至今日非但怪誕者化爲鬼魅

魁魴卽世所號爲平正者亦如跛眇具形骷  
髏戴髮都非完人當天下一全盛之時而元氣  
渙散有以水搏沙之象是則深可慮也默移  
之道又不在文章矣  
今世有歐陽公文體可卽正乎曰甚難彼劉  
幾等輩皆胸中實有文章不過故爲怪以投  
時好一撥轉卽正矣若今人粗知章句已爲  
近日時文惡套蟠據胷中譬人生不識菽粟  
菽粟何由而進臨場之時一班後生苟非遲  
鈍不能變化者類皆搖唇鼓掌慕爲新奇其  
平日苦心積學之士卽欲倉皇改步而常苦  
意跨兩岐反不如少年墨濃筆飽粗豪動人  
則有司之所好反所令勢也士子之從好而  
不從令亦勢也文體何由而正故釐正文體  
不在口說亦不在臨時非以真精神實倡而  
徐導之雖三令五申祇爲戲矣  
然則應制科奈何抑有道乎無也曰是固在  
有無之間但利鈍與工拙二途不可混言也

請畧論之凡文之蓬蓬勃勃如畚上氣者利  
之徒也掩掩抑抑如窓隙風者鈍之徒也鮮  
鮮潤潤如叢花帶雨者利之徒也牙牙直直  
如孤幹擎風者鈍之徒也活活潑潑如遊魚  
飛鳥者利之徒也悉悉窣窣如蟲行蟻息者  
鈍之徒也如物在口探之卽得者利之徒也  
其結嗇胸中若嘔若哇者鈍之徒也如世厲  
鼎古色駁犖者利之徒也如鐵在水黯然沉  
碧者鈍之徒也宮商雜奏嘈然滿耳者利之  
徒也獨坐彈琴如怨如慕者鈍之徒也大抵  
明潤象春而柔嫩亦象春暢茂象夏而穢雜  
亦象夏高潔象秋而蕭索亦象秋老成象冬  
而閉塞亦象冬春生發榮夏次之秋又次之  
冬則剥矣得春夏氣多者卽初學或速售得  
秋冬氣多者卽積學或久淹此常理也蓋相  
文之法大類相人惟以神氣爲主非必五官  
六體事事稱量乃爲無失相文者但疾讀一  
過利鈍之分十可得四五若細細求之則十

無一驗矣大凡初學從詞氣入者名走易路  
早發則已不發則遲迴審顧或英華消落而  
迄至于無成從理路入者名走難路雖未必  
卽發然久則鍛鍊愈精神王骨堅而終收功  
於末路其間又有少年老成邇相倣倣攻  
其失而成者又有兩失所據而敗者有以一  
目之長掩平日之短而得者甚或有偶值一  
目之短反平日之長而得者參差不齊此則  
有天主之而吾所謂四時之氣又不足以盡  
續利鈍也彼摘字句爲瑕瑾據成敗爲著龜矣  
以一人之目臆決衆目又或附會衆目爲一  
人之目者則吾所不敢信矣

續

反入論

緱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續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人之目皆俱吾視不視計矣其或有偶值一  
以一人之目觀夫舉目又迥州會舉目欲一  
陳檢也遊離字句為難難難難難為善善難

緱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校

尺牘

與友人論時藝

某白某欵啟寡聞之民且又敗挫足下乃過以  
其所短者見問甚愧甚愧僕非但不能也兼有  
不可者三今時人纔脫舉子籍便據高坐泚筆  
抹畫如塗鴉為士者唯諾引遜以為禮有如旁

出一口則衆共譁之其不可一也士見其材而不售屢矣人將曰是必且迂大艱難其說以覆已短而掩人之長也是必不可信也其不可二也諺曰水清無大魚文之是非與成敗本不相組合蓋比來每覺精詳條理者居後而宮商雜進者居先子求我以刃而我授以犇當乎其不可三也雖然僕之從事於斯也其亦久矣雖曰未能蓋亦有所見效所見于吾子雖人疑人笑夫何傷夫文章者以代吾之言而兼以代聖賢之言也言有茹者吐者縱者橫者直指者互見者偏張者合唱者體萬殊也與衍如曇老怪特如神鬼都雅如縉紳真率如田父幽深如騷客噴雜如八方之音局異量也然亦均之言也言豈有離乎人情者哉吾欲以文論文則先賢之所評述備矣愚者旣迷不可與言而喜新者又以吾言爲陳陳而不足聽則莫若以言之情論之今夫人有不悲而泣不喜而歌不病而呻吟者是謂有餘於情其有哀不涕洟譖不膚受怒



不裂毗笑不開口者是謂不足於情是皆媒妁  
養母之強爲貌者也非真也故曰寫光景其有  
七情失位或當喜故怒者或一日之間忽歌而  
忽泣者或當恩故怨者或一人之身倏親而倏  
讐者斯其爲何如人耶故曰究指歸左師之動  
太后魯連之懼垣衍戰國之士每用斯術以取  
捷口吻蓋所謂苟得其結則連環可解故曰審  
肯綮將有所開白也不先以豎義而詞旨混矣  
不繼以緩詞而議論窮矣不極之敷衍而情不  
暢矣不終之結構而聲不闕矣虛實不互根分  
合不迭用素繪不相宣正反不相發而言累複  
矣格歎墜矣聽之者厭矣故曰識步驟聖人不  
能使手行而足握口處高而眉處卑且話兒女  
於大庭則褻談朝典於草野則侮䟽戎馬於朝  
陛則亂講揖讓於邊鄙則危雖欲離方遯圓然  
亦各有當焉故曰閑體則雖然談吐之則具矣  
而善言者又有以抑寓揚以徐爲疾以無造有  
如西方聖人未嘗學幻師易人耳目第守其耳

輪目廓之位而互用之神通出焉故曰達變化  
人胷中理不豁然則氣不浩然雖平日辨如飄  
風而臨出趨趨期期在口故曰明義理藉使顏  
子而戾言季路而濡舌賓主之語互相參入使  
聽聲者隔垣而不能識其人可乎故曰依口氣  
天寶弟子雖聲貌俱盡要自有大內風流降而  
里社蠻貊傲傲歌舞曲靡下矣故曰辨品格於  
人前刺刺作楚語固非雅矯之而爲胡語爲漢  
語於齒牙間噉嚼作聲要不可謂斐然是以於

轅敗其車也故曰修辭章此十者吾所謂文之  
完也然其間有緩急焉能行於變化工於光景  
當於肯綮審於品格而兼有諸長者上也能執  
其步驟守其體則辨其指歸者中也或於數者  
未之或知而長爲修辭曲暢衷意者下也自守  
溪鶴灘荆川震川以後上焉者不得而見之矣  
吾僅以其下與中者自勉兼與天下相期而又  
甚怪其不然蓋今之人責已恕矣而其責人者  
愈刻有以爲貴渾厚者有以爲貴竒特者有以

爲貴高古者摘瑕索癥嚴於毫忽斯殆然矣然  
吾以嗜必昌歎滋味成癖行須駮耳責望少苛  
文亦何必爾爾籍能得吾之中術爲奇爲平爲  
高爲下隨性所近毋不可成其家言何也人而  
五官百骸與神理相扶能蠢然運動不至殘缺  
而爲跛眇死朽而爲羸體矜飾而爲優人傀儡  
斯亦成一面目矣所病於今之文正在未成耳  
蓋有六失有五疵請得詳數每遇題不尋題旨  
向背但彷彿時藝以爲青黃就影摹影以鏡照

鏡去真遠矣失一知求句法不求章法冠履有  
衷倒置卽錯失二本無佳意支撐慣用疊語本  
乏實學唐塞輒借累字失三點綴題面字目便  
謂巧絕橫執春潦菴棄河海失四新尚圓活尖  
峭痛惡深求竟廢實講遂使奚奴代王畫餅作  
糧病五枝不從根葉不從枝生理絕矣更縷玉  
剪綵何益病六何謂五疵縹絲者尋得一縷抽  
爲萬緒而今之文絲頭亂伏隨題布擺柱骨如  
麻疵一水火不相見左方則廢右圓而今則始

不能擇繼不能捨話頭旁落跨入兩歧疵二每  
 作分題而前後俱合每作側題而前後俱平作  
 合作平亦如之狐裘而羔袖其服麗矣疵三擊  
 毋而子不來擊首而尾不應雷動而雨不隨蓋  
 瞻前顧後既缺苦心應弦發機又少餘力疵四  
 肥瘦華實不相稱量于是有面長於身目大於  
 口珠弁而草躡者矣疵五此六失五疵人比比  
 犯之然亦多有暗於全體明於一曲者即未明  
 非之亦可舉告之或易入也乃今賢智之所馳

驚凡愚之所驚詫而不知其靡入於庸俗者弊  
 又有二二者蓋潛於膏肓隱於世變以莠亂苗  
 之甚者也歐蘇文所以逼古者惟其師意不師  
 迹耳今作文不探雋味而動思用古大指謬矣  
 及其所謂古者又不過餽餽隻字寸言以為工  
 其究也遂至生刑莊叟車裂史遷為後進輕浮  
 剽竊之輩開一便門如是者命之曰口套聖賢  
 每從庸言庸行立論未嘗矢口談玄說妙而比  
 來文章不問題面之深淺輒欲參入禪關虛實

出入等境界秘爲密藏實際覺照等一字句葆  
爲寶錢彼若以爲捧捧見血我則爲彼拳拳落  
空耳如是者命之曰心套此兩套者非不可以  
獵俊聲得高第也然而掇實者進則傾心寫意  
之爲迂虛罔者上則會文切理之爲絀循習口  
久作文與閱文者耳目心志皆注於此捷徑開  
而正路塞矣此吾所爲尤太息者也吾嘗與一  
二知己私評文運與時上下的的不謬卽如昭  
代之文成化以上太和盎然如嬰兒之未孩至

弘正之間則骨骼神識盡具獨未跳跟爲狙僮  
態耳實於壬癸縱於戊辛迄乎庚癸之交而英  
華露矣骨肉和停神明正王叩景彈響窮形盡  
相蓋文之變態極矣盛極不得不衰故至午而  
神衰至酉而骨衰以後二十年皆充然奢費所  
謂血肉行尸中所存者無幾矣漸靡至丁卯而  
肉敗餘有氣耳至庚辰而氣蕭餘有筋耳比兩  
年則筋脉斷矣乾皮皺膚戴衣冠而行累累弗  
勝甚矣請試度之瓦琉璃尚能經幾變耶竊謂

續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二 十一  
盛衰如環况國運邳隆文章之往也豈其不返  
士生當此時苟不受伊吾之業則已耳如既受  
經爲博士弟子而徒束于成敗慄于毀譽不能  
竭才積慮挽其必趨之勢以紹隆先進因陋就  
簡竊爲壯夫羞之僕口不談文久然尤不忍盡  
棄其敝帚忘其身之鄙與賤與世之所謂三不  
可而諄諄言之者倘亦有所望于子也子其勉  
之老馬不能行遠而能取路幸毋執其所能以  
笑其言某頓首頓首

朱虞葑大尹

明公之於不肖計已三四施而曾不一奉見比  
之踰垣閉門殆有甚焉煩明公爲削去客籍毋  
再辱玉趾以重不肖之過則善矣去冬席次偶  
道及故友張生不圖明公以其言爲可信遂褒  
恤而表其閭嗟乎此何時也右通而左方二百  
年無此事矣衡嘗私謂治不先教化雖敏如黃  
趙總不離俗今明公首揚隱德度越古人雖然  
尤有獻焉窮鄉白屋之下廉夫貧婦常有而好

德之賢侯不常有豈無汶汶而沒名不出里閭者乎惟明公以此意廣之倘更得表章一二則不惟悍訐之俗禮義可興而吾友溫恭人也亦不以同善異賞惴惴抱歎于泉下矣書生干及政事罪在不原惟明公諒其心之無他也而寬之

陸靈巖業師

夏秋之間老父瘡痍并至千憂萬苦扶將出藥籠中不圖魏闕之夢儼然及之今受命未及一旬也而腰帶已減數圍嗟乎親憂而憂夫子將謂衡何哉凡夫子之所以責吾父與教不肖者甚嚴且正老父舊時皮骨師所憐也今十又去其七八矣倘以此而試之當衢立名與居名孰難言事與成事孰易衡童子也不識大體其愛親甚於愛天下進而捧新命竦然而警退而見親容又焦然而歎且愛吾父者莫如夫子今夫子將以吾父爲飛鳧乎以爲樊雉乎則衡可知也浹旬之內聞吾師將給假東還衡家倥傯敬

糸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二 九  
當掃室布席以待從者茲不多言

蔡肖兼太守

敗軍之將且不與語勇况三乎世眼青白橫生  
人情苑枯翻覆始終不能捨身鷄肋乞食蠹魚  
計惟有禔身立行不獲罪於父師結局一着如  
此而已老先生幸有鞭策之

陳抱冲孝廉

伏惟令先公老先生幽潛之光彤管爲華蓋至  
今日而考德者無憾云是殆名德與孝思鄉評  
與邦譽四者合而盛媿始完家君不過推波助  
瀾觀厥成而已吾丈何辱謝焉頃從使者訊起  
居吾丈且約同志游武林讀書吟嘯其于將加  
銛武庫加富一經生業何足當此丈豈徒求勝  
于今之人已耶若弟於此道廢日久眼不識之  
乎爲何物比復內遭沉憂外驚且網始初懶拈  
筆今并閱卷亦厭之大忘之中所未忘者東歸  
一念耳時下病親乞田理棹有日倘幸而及丈  
未行得與談席考鐘伐鼓于聾聵之側惟聽然



新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二  
一笑不能復辨商徵矣大兄見當自知非敢漫也聞後宮生蘭之耗尚爾有待獨此爲懸適待老親藥甚遽草勒報音百未一吐惟存亮幸甚

周二魯尚寶

往者讀先生文章如見先生於掌輒咄咄自歎曰宇內有偉丈夫焉而不得一見豈人也哉則慷慨泣下者有之繼而得見先生矣可以吐肝膽而獻之左右矣而竟不能逮去歲又得見先生則酒籌交錯席相接也且先生又溫乎自下

渠渠乎若有意於其爲人心輒自喜自謂以十年企慕之心庶得間以自結於長者而又不能嗟乎古人千里負笈不謂遠執鞭終身不謂汚布衣而通刺五侯不謂無耻蓋豪傑之以精神相契合如此今不肖旣天假之遇先生又假之色而乃拘士人之小節以爲寧靜無躁寧簡無煩遂抱區區而不露卽不肖亦心歆焉豈意先生之識察我一至此也不肖愚而不噙之賤而不鄙之倘者猶以屋烏及之也乃如不肖兩見

先生兩不交一語投一刺此何以辭焉而先生  
顧曰子雖落落豈無心於我者哉念斯言也明  
月夜光不足為報惟有買絲繡作平原君耳家  
間愁病種種鷄肋之業不能理又不能棄敢問  
如之何茲因黃凡歸借之作郵聊布其一二如  
此

呂渭陽大尹

不肖衡猥以編民沐甘棠之餘蔭一篲一壺未  
之懇款而臺下薦寵賚之九鼎為輕十朋非寶  
真使人欲剖腹而藏且捧心而媿矣恭諭臺下  
鳴琴之治報最以條賜璽寨惟不過萬里發軔  
何足為明公榮抑富鄭公有言活饑民三十萬  
勝中書二十四考此不足為明公榮乎哉愚父  
子托知微福叨竊已甚但恐白駒之繫未寬黃  
口之羅尚在徒蹙蹙風塵中為吾父母羞耳不  
識明公何以教之

彭義陽尚寶

生願一識韓荊州又辱附世誼執鞭之慕雅不

紀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一  
敢後人顧刺相交于長安道中終不及一奉顏  
色無任耿耿衡之于文猶醯雞也每讀兩傳憤  
懣不能通苟得五同稿一印正則環結立解甚  
矣兩先生之深于春秋也雖然于李王面目不  
肖終有昧焉望先生更以經術訓後生且簡召  
維新又望先生勉旃三立以經術報明主愚父  
子不勝惓惓抽搆數首聊塞來命伏惟裁教幸  
甚

屠赤水儀部

不肖自入長安閉置一室中邑邑氣盡實未曾  
識門外人顧何自問越以東事戊子歲晤故友  
楊伯翼者先生里人也相扼腕談先生甚劇頗  
耳先生近狀時提三尺筇挈五色古錦囊徘徊  
山陰道上及新安山水間倦則枕書而睡據梧  
而吟草耕水茹無慙兒女子甚則囊無底竈不  
黔亦熙熙然自適也不知官衙車馬塵中有此  
樂否又不知彼青蠅弔客腸枯翼單抑亦自遣  
如先生否諦思之真可發一笑古來歷落之士

無論撫樹神傷書空計拙者不足言卽白眼一世等造化於小兒抑何其不耐窮達也先生坐清狂廢其實尚不直阮步兵李青蓮之萬分而遽已爲人揶揄要之萬世所笑在彼不在此若不肖則被以至醜之名至辱之行彼譖人者咄咄漸逼雖然吾道是也至聞浮游不根之口群飛刺天甚而欲穢我淨土則劫風輪薄世界且不知所終吾乃始惄然懼世矣不見先生詩久頃捧咏大篇竟日若笑若泣酸風射人急奏緩歌

一章以破涕窮居寡和操漫不知宮商幸勿以故墨求矣神仙去人不遠久不見吾長卿斯言遂至河漢未審蒲團上所喫緊安在家君老入劇場進退維谷盡六州二十四縣鐵不能鑄此錯且衰病狎來望楊枝露倍加渴耳

華述齋都事

平生慕吾丈如祇樹禽芝田鶴而幸於長安斗室中獲奉晤言交臂未久遽爾言別然清風朗月未嘗不思我玄度也頃復辱翰貺侑以新編

憤憤間一擁膝而吟雖坐八斗塵中居然有濠  
濮間想矣恭審榮任已歷時日戴憤執手板折  
腰上官前良苦良苦顧惟不苦此乃爲足下耳  
有才如此當途者曾不能於格外賞拔而竟落  
骰子選豈非朋友之過家君黽勉世途迹與願  
違且比者人心憊於太行省闈危於邊境但得  
一日反其初服便如嬰兒得乳其他無所復論  
矣弟閉置此中邇更病目觸境盡惱人卽報不  
能手勒幸勿訝也

何震川宗伯

自寄迹都門末由一通問候頗諗考槃碩彥戰  
勝益肥東山經綸時小試於閭里之涸鮒是亦  
慈雲悲雨之一滴也家君失計出山又適當三  
空六逆之世遂不免爲國懸贅爲衆射招鍊就  
百忍幾且狎而忘之但不敢以滑稽模稜之行  
開後世笑端耳

武君陽趙瞻雲

不佞謝吳入燕如野鹿入柙忽忽不樂所以睽

違兩年而不奏尺寸於執事者誠無佳懷可以對知己也兄比來何似風臺月榭其亦曾念否耶輒錄小詞以志鄙念人自鄉中來者頗言周大兄有霜露之變驚汗如雨老翁稚子其亦何以度日晷也言之痛心山陽之笛自此不願聞矣

袁了凡王政

捧讀尊翰先生贈我以道所以待我者甚不薄極感極感惟是居塵出塵卽事鍊心之道固循所稔聞也明知情有所着蓬宮瑤池與厠溷原無二相而根性頑獷習與性成如殮雪蛆作蓼蟲焦悶且死接客未數語而背如蝟刺讀書未數行而急欲完卷稽中散陶元亮之樂更無有而所云懶着衣冠讀書不盡解者病更倍之矣此對真人前不說假話姑俟琢磨客氣幾分乃敢稱先生弟子耳

馮文所妻叔翁

伏承遠書唁存感往撫今淚不可攬蓋室人之

不長世八年前已預卜之中道摧割尚在人意  
中乃次兒磊砢有奇骨方欵欵翔舞膝下而遽  
以殤死則意外甚矣鄙生不辰累遭骨肉之慘  
然往時正如短夢啼笑未真今天故使之綢繆  
亭育肺腸相拈而驟以冤親相繫人非木石亦  
復誰能堪此妻亡以來徬徨不知所寄欲以玄  
理遣之而不能欲以書卷筆札遣之而又不能  
昨亡襯出時作哀詞數首輒數日作惡此後不  
敢復置齒牙重以新愁如亂絲入手無緒姑欲  
倩高公斬之豈堪再描寫耶已矣死骨未朽生  
肉半寒雲慶月華杳無處所惟是歸時一念菩  
提神潛萬里冀是靈心綿邈不與草木同腐耳  
來諭謂不肖憤世輟學憤則何敢意實畏而逃  
之我翁不知近日口語耶彼不過謂焦芽死灰  
尚有飛揚之日耳以故兩年束書作薪口不道  
之乎一字不知兢兢者之憐而赦之不也外具  
粗帛告哀拙記二冊奉覽羽毛如便尚冀嗣音

又

不肖斷鴈哀鴻之苦彌長彌深卽目前六十一  
歲姑供婦役七歲兒執母喪慘酷之極可謂無  
復有人理憂緒縱橫如何可言兩日咄咄自歎  
賦命竒薄本具野人骨而強使戴儒冠本自行  
脚僧而強使諧室家以致驚餌含鈎愛河翻浪  
窮而始悔悔之而無可奈何不敢專恨命也以  
和治睽誠頂門一鍼家君比來作用似亦不甚  
別而下之睽而睽者易調上之同而睽者難調  
遇雨之效漸不可幾旦暮且投効歸耳近日惟  
一種把持政地者能白日生羽翰此外雖有長  
才異能總屬第二義丹砂自不難成不知王方  
平肯作麻姑狡獪變態否也

公孝與

以孝與之才三十許爲諸生何所取盈於造物  
而復阨之至此功名浮物耳何足以芥蒂豪傑  
蒼蒼者且以六親爲鼎俎七情爲鑪炭而長試  
足下於甘苦啞號之關足下且奈何哉不佞弟  
讒廢以來以彼五窮窮我五技一束救帚已久



糸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二  
置之房次律甕中顧肥遯未能卽旅多咎長安  
一萬戶出門無所之退循書卷又苦中熱日惟  
黯黯視妻孥苦樂面耳而婦又死矣奈何乎足  
下尚有竹素之好差可自樂若不佞弟先已望  
洋而歎棗昏木鈍私心樂之卽北海若不能傲  
我以大觀也愁緒如織臨箋惘然

申經峪孝廉

漆園鼓盆一之爲甚至於三鼓豈復成歌恐亦  
不免動夜犢之悲隕雍門之涕而况於我輩也

伏承伯父兩兄諄諄見慰薄命之人得寵若驚  
謹此九頓首以謝

沈日峯知縣

弟性素昏懶而殊不喜憂常鼓腹笑曰世上安  
有皺眉事此兄所見也乃自大父沒而憂生兩  
婦死而憂漸長至今則遍身體都是憂悶然受  
之無可言矣蓋老父母哀勞以來積困成疾呻  
吟之聲遞相續而老父爲尤甚比者脾疾遂大  
作粥飲不下數匙肌膚色澤十減其七八而性

又雅不善排遣就醫不可絕客不能衡且朝夕  
扶將調藥餌之不暇而暇及其他乎筆硯之事  
輟而不講久矣三秋若馳倏忽虛度上負知己  
愧恨何言乃若老兄雖一城斗大未能展錯大  
才而擁笏垂魚出入覲兩人自是不惡何感而  
咄咄自歎兄不記南窓下閣筆咬指兩手爲禿  
乎似此苦惱亦何足思也二三兄弟落落如初  
裳甫老大得兒朞月竟天獨兄差爲吐氣而位  
不稱德蘭苗未芽倘亦造物者顧才而玉之耶  
天地間惟聖人能合命亦有剛強者可抗命  
故於子息上亦未甚着意諺云未得其好安得  
其子之謂也輒有小詩奉懷并上一笑

蹇理庵撫臺

不肖輕塵弱草萎弃自甘不意閭浮大樹亦爲  
蚍蜉撼動老伯之實心實政真廉真才誰不知  
者昨薄游至漁陽三尺童子誰不思者豈待揭  
辨始明百人種樹一人拔之且奈何哉唾不至  
天還從已墮其于老伯何傷但恐自此英雄豪

傑以老伯爲戒則壇圉社稷之事有可痛哭而  
長太息者耳某驚弦之鳥絕意高飛橐筆塚書  
自謂可逃造化之忌而酷窮未已一婦一子相  
繼夭亡寃親刀俎備嘗之矣但得留此皮骨再  
見長者卽已厚幸豈得復有妄想也

申經峪孝廉

奉手書固知六逆殄行朝野同慨家君含辛茹  
苦成得一事反增忌眼之熱亦復何堪計惟有  
一歸耳乃吾鄉刁訟橫起蜩螗沸羹又有甚於  
輦轂者以所聞令外家之事何其愈出愈新爲  
政者不務使陂池塘澤各鍾其美而必欲鋤之  
使平且無論體統蕩盡風俗壞盡而亦豈所以  
爲小民之利乎愚父子嘗太息於斯蓋漸恐猘  
偷食人桑田化海而非徒爲師門一家之疼熱  
也

馮琢庵宮詹

居常疑今之交情太易或難太深或淺誰能隔  
垣墻見人而遽輸肝膽者文字之交猶近心善

哉乎言也以文徵交亦有兩言真人之息以踵  
衆人以喉見先生之文自見其人雖不交一臂  
者精神當自往况及事先生者乎家君顚顚抱  
樸與世多牴牾顧獨以緇衣好賢之心爲先生  
所知昨猶借聲而揚今且欲剖血而哺之何以  
得此於先生也別諭諄復可謂精貫虱心妙伏  
鷓卵敬輿讓微子瞻遜實天下紛紛非命世才  
不能定也其在先生乎家君亦是訓是行奉尺  
度惟謹出閣之事雖未美滿夫亦爲之兆矣獨

聚訟如豈泣釜內御朝如電閃雲中究竟兩端  
實互相根抵上如暗中視明下如明中視暗各  
不相知各持其是今所謂似隔絕似決裂耳後  
必有真者方其似則人皆能言及真則人又不  
敢言要之衆口之求多皆忠臣義士之資不足  
恨也先生金緋侍子舍樂不可支春蘭自芽豈  
追悼秋風之敗承示欲踈筆硯竊恐未能天生  
先生廣長舌不說盡三千大千法豈得遂入嬾  
殘門頭大織塵不起晏坐而萬用歷然如是則先生

退盡時也若不肖才不能半斗讀書不能盡一卷雖人休而我不休尚不如人矧原不如人者九方臯之鞭駿馬見之決驟若駑馬效之則蹄而絕矣人豈不自知比亦絕不染指獨有亡婦哀詞數章欲博先生一言爲亡人不朽之寄若惠然見許幸附便郵致之

寄公孝與

重辱報函回環捧讀四年前相與光景忽若夢見旣感且憐又爲兄喜也人當此陰陽之罰金石可銷而兄之靈心秀穎絕不爲愁慘之所耗磨窮愁之所窘縛天生此才豈偶然哉弟嘗言兄才腴弟才癯弟今爲已醉之楓而兄且爲方莢之柳養氣待時而已不憂不遇矣第來書謬相崇飾譽望過情以生平之知不宜有此弟之心腑能掣斂而不能發揚兄所知也此次入長安更掩閉如三月新婦邑邑不可言每日高春而起與守閭親故談晴說雨賭棋數枰惟市語與呵殿聲耳中訶訶然俄而歸鳥如烟小鳥啁

新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晰簷際則日已向夕如是日夜不幾何而又一  
寒暑矣比浹月之間失一妻一子生趣都盡坐  
卧威儀總不出尋丈之外天刑人忌曾不少假  
而不意老鷓空中摩拳有探巢之意閉閣思過  
怨艾無從吾兄試設身處地且當奈何哉願兄  
且姑置常平之頌思得一市朝中山林者以處  
我則不佞知所托足矣

馮文所

讀來翰桂林昭州烟嵐雲氣橫來樸人不覺  
與色俱飛也乃知四天未垂不令佳山水沒沒  
而鷺濤未發鳳彩猶含門下第出其囊底才以  
黼黻河漢自是造化靈氣一開闢也某自脚踏  
長安門望墻外榆錢柳花已作寶林祇樹想石  
洞仙人自歌自舞何緣作此好夢伊吾之業已  
束而廢之以鈍就懶忘廢頓盡自守妻子理藥  
物之外惟與二三親友閉門殮餽飽作牧豬戲  
度日若有暇究天地所窮際則先究此人我是  
非所窮際矣家君種種艱苦前已具訴今上下

相持於毒風暗雨中溺未及胥舵師已任其咎  
比所為強顏再出忍詬而待者以前未了事有  
餘覲耳今彌覲彌遠極不過明歲決歸矣閣部  
不相能邸報可見顧考功素稱知已亦絕不復  
往來彼避羶遠賦一至於此可歎

緱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緱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

婿吳鳴琪校

陳章閣禮部

門下才焱廣馭智刃疾驅玉衡金鏡之司定且  
掃席而待矣某謏才叨雋向因偃僂而告門下  
以雲路為畏途今果高明鬼瞰福過災生卒有  
先姊意外之變不肖痛切鮮兄情難將毋春燈



續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三  
花月盡成斷腸何暇論朝夕之外哉春季之事  
分屬空花然家門薄祐某固深以寂寞爲佳境  
門下知我當不以鄙言爲欺也

蔡思川待御

生平仰止之私終以守株自限昨廁名賢書而  
得拜臺下於鹿鳴之席一第不足喜喜以此爲  
龍門階耳顧蚤負難勝鼠腹易溢彈冠未幾而  
曉曉者且張彌天之羅在愚父子固不足惜獨  
恨以臺下典試事而使曳白者倖進天下遂謂

臺下繡斧不伐佞文豸不觸邪嗟乎某自後且  
不敢以不潔之身事臺下矣况敢重以汗大君  
子齒牙哉今家君業已裂冠毀冕不肖業已裹  
筆焚書以謝言者心無愧怍成敗毀譽輕如鴻  
毛獨歎士有知己不能報萬分之一而首以穢  
詬相蒙中夜捫心不能喻之於懷耳

吳復庵翰學

今世學士大夫望先生之門如登龍焉而某扳  
緣世誼不介紹而得師事先生於鄙願足矣而



自五稔以來不及奏尺楮於記室敢忘之耶誠  
念名之所在與其進也寧退且不敢以事衆人  
者事先生也而茲者先生乃儼然以叨雋枉賀  
享鷄鐘鼓被狙衣冠非分之寵驚而欲逃然亦  
幸先生之果貫我而索之形骸之外也某竊自  
揣頑心鈍質斧斤不能材鑪冶不能化而當世  
大人君子每不靳以齒牙借之或向所謂硜硜  
者未失耳今愛我者譽爲南金憎我者詆爲盜  
賊瓠落之軀犧尊溝洫任人所置可謂兩非其  
質矣但私憐德涼祐薄不幸有無妄之福致無  
妄之災而又不幸動皇上不測之怒日中見沫  
盛夏造冰其初一人謗貞女爲善淫而其究天  
下混啼鴟爲鳴鳳此賤士顛天而深爲千古折  
檻裂麻之士稱冤者也家君口無擇言心無匿  
怨無擇言則叢謗無匿怨則招侮斷不可久以  
不進不退之身爲世笑端計惟有一去以避之  
是非天下大豪傑鎮定衡平剗以智刃啾啾者  
何時而定當今命世非先生而誰雖東山卧穩

然恐天終不得不以蒼生累先生矣書生妄言至此饒舌死罪

小童馬肖乾兄弟

門下讀禮未開乃儼然破涕為通家小子彈冠啟函捧簡感與愧俱某樸邀材也三試三蹶已絕奮飛之望而不幸瓠落之質謬為官師所材福過災生致使鬼瞰我室蟲射我影今愚父子冤驚覆轍之途心怯虛弓之墜焚書塚筆以謝言者猶懼不免况敢論尺寸之外乎觸目憂憤行將跼伏田間為世老農所恨門下振轡入都不得躬候道左訴此冤抑耳

李霖寰學道

憶白下從化人而登虛臺爾時自覺一世無人今涉世又十餘年而一世猶然無人也衡下快風長安朗月或聞聲而相思或進前而不御今遂塵垢滿面壘塊滿胷末由洗伐以事長者其他企慕睽違之想所弗論矣衡欵啟寡聞之民也九能無術五技不成而頃又以枋榆之進為



世大詬乃先生顧辱以齒牙必欲斲繡鐵之光  
發枯桐之響不亦遠乎若臺下文章籍甚風采  
正新昨讀校士諸篇手足欲舞此豈不得已而  
游於世者荷天之衢道將太行吾曹可以隱矣  
衡之於文猶醯鷄也頃循先生之旨尋其肯綮  
粗能成篇然奏刃格然動至血指先生豈欺我  
哉文王而嗜昌歎亦嗜之一癖也多難畏人譽  
不如毀先生無愛我而益其疾矣

水利道

恭惟臺下智刃熟游德車攸載秉玄圭而治水  
沉白壁以捷河惟手足之烈多乃咽喉之梗去  
愚民易樂成而難慮始初或興子產之謠仁者  
有永利而無近功終大享鄭渠之澤土膏滋而  
斤鹵變水維緩而魚鰲寧萬頃皆同樂周原之  
膺膺三江底定著禹跡之章章民乃知公植我  
以田疇公亦自謂盡力於溝洫家君初偶任心  
而排衆議繼直信耳而述口碑適觀桑梓之安  
其沐雨膏之潤譬彼望春而秀草木豈知謝榮

抑亦登高以呼風力未嘗借響比老親私歸之  
後何敢聞諸候人而材官載餽以來顧將命於  
長者珍錯在筐旨酒在罌庭實寵於百朋禁巒  
加於九鼎既已屬厭小人之腹敢不敬舉邦君  
之觴口腹知恩肺肝銘賜不腆荒啟統冀弘慈

周志齋撫臺

半生鈍置苟求寸進以了讀書願耳如今最更  
非其據大非所樂且以事言則名勝者實浮以  
理言則履滿者招損臺下不爲愚父子一思之

耶眼前非分之福已自難當若教之得隴望蜀  
則不肖驚而反走矣憶初奉教時臺下第云秋  
試得一春試不免讓人乃又不能無叩於臺下  
者蓋比來國事彌難人心愈變家君以輕權而  
塞厚望家間以薄德而履泰名陰有射工世無  
公道悠悠蒼天竟未審以何日得歸何計得歸  
蓋不問進步問退步乃真問卜不教之趨福教  
之避禍乃真教誨也家君勒啟奉瀆衡再爲之  
百拜以請

董定所

衡至無似承足下賜之書媿媿數百言辭盛指  
過不敢受而有也以足下之才氣憑陵千秋何  
止白眼當世而乃欲壁奠我於兩楹之間則且  
驚而反走矣不肖鷄翼未齊蟬腹已飽而復追  
飛逐走以橫世羅下招時人之讒上激烈士之  
憤跼天踏地愧無所容第使真如足下之云弟  
卽不能鮮衣怒馬爲富貴兒容然於晨昏襤襪  
有餘矣何道而得此總之行路雨風無處不有

何足滿一笑獨恨日日混沌此七竅於長安車  
塵中所爲欲橫經而問如黃夫子奉席而請如  
董先生者皆不得如人意孤燈殘卷獨此介介  
耳

黃寓庸

前歲冬王罔伯曾致足下一簡比時值多口不  
暇答亦以無便郵不時答也然置之懷袖紙敝  
墨渝所不敢忘且足下亦奚取於弟弟羽毛齒  
角已登於時人之俎何敢望與海內名公雅儒

續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三 七  
矩步後先而足下才氣又豪甚落落不可千古  
亦何取於無所短長之人而使束敝帚爲前茅  
也則丈固知弟而亦不可謂真知弟然弟則不  
可謂不知足下矣足下之文穿天心破月脇貞  
心秀骨非待萬物而才者豈足下且暮遇聖賢  
乎世間青白兩眼兢兢逐人要其極至則吳干  
必飛卞玉必剖足下誠持此格掌取功名使天  
下自此不遂瓦棄黃鐘則斯文尚在吾舌亦尚  
在也比有新作不近草一帙與曩刻小同異姑

狀  
籍手以報瓊瑤夏秋間且稟郢墨於函丈茲不

張業師

自古偉人達士不家於官彭澤歸來不免鄰乞  
今吾師解組未幾而有終歲之憂五味生涯四  
壁圖史此可羨不可歎也若不敏日侍老親親  
病而病親憂而憂朝於醫而夕於客乃真少味  
耳陸明府係敝同年平日竿牘之間不遺境外  
倘惠而相聞於齒頰豈有愛者第陸公下車已

久計必能先式徐孺之間不待不敏爲之先容  
矣

黃明宇縣尹

弟不佞生平局局墨守非能恬於世味蓋性實  
畏之至今日而始知楮墨中有戈鋌衣冠中有  
陷穽喟然而歎矍然而起則左足已先繫矣自  
惟謏劣進而爭雉膏則不足退而棄腐鼠則有  
餘故先去以藏拙而門下復橫相推許勗以丹  
霄之價必欲使錐出囊而劔脫礪是非不肖之

福不敢聞命也竊惟門下實心實政古之孝廉  
循良也以施於浙之慈疑於結繩不如製網而  
究乃治行爲天下第一者則以吾丈仁心爲質  
精神真而蘊籍厚也門下不握潁川璽則褰長  
安帷尚借譽人口哉適待命高郵尊東已附郵  
使從容自以報章上涓史茲不盡

華述齋都事

不肖於文章蓋未發醯鷄之覆而風波及之兩  
載以來浮沉車馬間已發願作率爾人不意尚

系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三 九  
掛先生齒牙也鷄肋功名吾意已輕吾命不得  
不重支干不靈其以是乎

李太瀛紀善

惟六年前不肖方爲竈下之爨而猥辱高山流水之知攀附恩私前茅始試比時雖黃金築臺不足爲重惟以孫陽一顧沾沾自竒不圖過情之譽非分之福招毀而速謗至於今日也讒廢以來不復見衣冠不復探除目獨胷中有一知已不能忘間以問人始知門下輔賢王介左相

以出卽門下亦豈遽以楚醴爲薄嗚然有遠心其亦王之不忍私其股肱而獻諸天子也如楊文貞周文襄自藩封爲名宰執此皆門下分內事獨不知今之用人者謂何耳門下方授簡鬼園而遂有雲中鷄犬之慕青青叢桂願與同仇姑俟向子平婚嫁事畢謝安石蒼生事畢而後相與把袂入山庶不爲風塵之士所姍笑耳不肖自入長安濕灰稿木應酬都廢非張先生爲書郵白鴻頰鯉且杳相望於咫尺之外矣惟台



慈原而貫之

張無隅主政

場文新體讀者舉爲戲笑弟每感額不怡此卽  
奔星流火之異何詎至此方今朝市講張變怪  
已極然以文運推之此直洪流之濫觴耳放而  
決決必更有異此皆吾曹眼中事不可不慮也  
鄉中試卷一至長安指而笑罵者不少然亦有  
隨聲笑罵而陰薦爲上味者數月之後想笑罵  
者皆讚嘆矣獨一何儀部銳然欲叅論而今復

以事左遷可復奈何要之我自用法男子  
腹腎腸若使爲采生妖人貿易駑使入慙妻子  
卧慙夢寐寧死不可爲也今弟已爲門外漢何  
敢復操雌黃此自兄等旗鼓場中事耳叔達滿  
口粉黛乃弟今歲禁足則叔達亦禁足大類比  
目魚也附聞一笑

黃葵陽座師

益聞卞和氏之所寶無慈石也故不難重繭而  
獻之連城以酬之甚至泣血以明之若衡則碌

錄石耳而至勤吾夫子之泣又或因夫子之泣  
而求多於衡則衡雖捐此身指拊膚髮皆不足  
以償知己之一毛計惟買絲繡作平原君以肝  
膽供養勿替耳真人東行大難遂解回首驚波  
駭浪蕩爲清風已矣勿言之矣但吾師息肩道  
園吐納靈氣而彼歛歛者方且鼓掌於黃埃黑  
霧之中不知彼勝我負如來眼開真可憐愍以  
我無諍破彼之諍是在吾師若家君病骨半蘇  
鄉心如醉而終不得明王之憐視桑麻里如在

天上深恨造物者不極伎倆使之躡我踐我一  
以爲病夫惜福而且期以其間從我師於滄浪  
烟雨之間也匆匆附候不

黃葵陽座師

大兄到道老師近履甚悉蒲團竹杖之暇邦人  
晚生彬彬門墻間與闡悟性靈言之口甘不啻  
農山問答亦肯爲不肖衡留半席不也教中所  
以爲家君籌出處者懇懇詳至老師稅駕清冷  
之淵豈其不戒心於羊腸而顧以其苦難者相

勉乎固知老師慮事遠也雖然老師且以今之  
從政者何如一人當關果可以拒眈眈之目當  
號號之震乎且家君親老身病實有不終朝之  
志不能則不如讓等讓則不如早彼之計得則  
毒淺而怨輕不然角牙相并鬼矢搏人諸君子  
欲爲今日之去而不可得熙寧元祐之禍且移  
之國家矣吾師以爲何如人豈必盡爲韓范當  
時不存邵堯夫乎承同病相憐發此浪語幸亮

張總戎

賴公之靈春汛幸且無警卧彪海上使旗偃幟  
而水偃波蓋東南百萬戶實利賴之祗恐廟堂  
西顧正急北門鎖鑰非公不可或未免奪我長  
城耳某逐行北上本無可避之嫌適誤聞家君  
有特召之命恐以熱掇見疑故匆匆引退期  
於處陰息影不圖又入人描畫也

申經峪孝廉

弟居長安兩月居則瑾戶去則決蹕遂始末不  
及與仁文相聞比時輦上君子眈眈我曹弟且

逆知之而至於紙上之字有可化無則竒而又  
竒矣古云真玉火三日而見性今則不然火之  
不得則碎之玉能自爲落落乎吁嗟可憐矣

張可庵給諫

先生此歸非幸非不幸但試觀春仲以來驕兵  
悍虜一訐於邊而舉朝遂譁張紛紜五色無主  
此何等景象也乃知壇場得失實喉舌之地遙  
執其權若天祚國家則諸君子之牽復將不遠  
矣某一介書生猶懷主辱先生一片熱心能盡

耗磨之澆花種藥間已乎日月之際當舟過貴  
城渴欲參承未能卜刻先此附使爲謝

殷開美職方

適見月初報朔方如常倭奴大可慮然此等古  
常有之但廟堂以口擊賊以名使人易大將如  
小兒倚強虜爲心腹恐濫觴不止此耳當此時  
惟秣陵一片水可與共語此外皆洗耳提鼻之  
所欲覓開口處不得矣先生幸少安無躁行李  
當以何時西來積懷如帑跂予望之

董青芝兵部

弟之至長安也守如處女槩不通戶外之間念我懷人欲梯航一字而不可得圍坐之中暗閱世變豈但技劔簪筆爲任不易卽馬少游亦何可易爲今自朝至野一種苛刻囂訐之風無脛而走天下又豈有平路岐耶卽如吾丈家事聞之使人嚙指而驚裂背而怒又且捧腹而笑天地日月宛然而獬豸血人恬不爲怪此何以也今輪風劫火蕩薄已極混沌漸開而令弟世兒

又巍然首列想丈家自此入巖境矣頗聞此事起於吾丈苦心輸已而反爲刁民刻吏所乘本肯盡失亂之至也豈有量哉其究吾丈所稱蘊崇燎原二語盡之而旣蘊崇則未有不燎原者但苦上無抽薪止沸之心而徒使火中人撥火事中人處事則強必爭弱必侮無一可者也吾丈欲知朝政所以紛然不平則丈家事其左驗矣今幸已俱脫火坑且請將從前冤親俱放下着但目前秔稻不天畢羅滿地王孝孫卽寄處

一車必不憂滄海之橫流耳如何如何

石楚陽太守

淡歲三得手書借箸而籌東師殆無遺策明公  
真天下才也倭之可慮人類能言之但愚者勝  
則喜敗則憂而智者勝不忘敗敗不忘勝此小  
異耳我師之陟凍西渡也乘其新寇之未集與  
朝鮮之未定先人奪人其筭未嘗不是今日鋒  
刃小挫人不信其始之太緩與其後之太急而  
遽以遠討爲窮兵以收軍爲完策與兒童之見

何異旗鼓一動採指朧朧之慘將有不可言者  
無論難進卽退亦豈容易耶且今日廟堂之事  
足持手行衿掣肘見見秦王翦已難覓六十萬  
人又難覓六十萬人食尤難之難者也衆寡不  
敵勢必用間用竒先聲而後實庶幾有濟而今  
不過以手搏手以力角力議論牽纏橫制而中  
焚之如此則敗局已定又不若整師而遁足以  
支目前矣恨明公不在輦下何事不可爲痛哭  
豈暇用倒倉法耶家君仰籍嘉謨正欲次第獻

之當宁而入朝第一事便屬支離今已杜門乞骸但不知一片採薇地落何所耳心苦而不濟於用某不忍其汶汶謹以先後諸揭置密遞中奉覽幸亮之

石楚陽太守

每讀手諭未嘗不爲明臺咄咄彈指遂欲決青天而呼白日也雖然姑蘇數千萬口上下二百餘年孰不謂明臺寸絲不掛百尺無名者則公論亦安得不出東議亦安得不更乃

喘馬如履木集木羨冥鴻之高而賈蹄虎之勇頓粧點眼前世界具黑河黃霧之景非所望於明臺也竊意事所以淹久者不過上下兩難彼此相仗故各洗耳欲自解免以避非必當事者有意納之也聞當事者且悔而變兩說矣願臺下姑待之請試觀此事結局如何鹿車左新鳳巢無恙可便謂鼎鑄遂無耳乎卽欲拜餞行麾而老親病甚比日不肖又病惟西望吳閭遙寄數行淚於鄉父老而已統祈台亮幸甚

錢浩川知縣

昨晤見田兄始悉吾丈起居第不意如尊諭之甚耳驛傳旁午至妨卧治之適日執手扳折腰貴人前亦未必非消融客氣之一端知非大雅君子所羞薄也事既如此只得且以忍辱爲上乘以磨兜堅爲法門逢人道苦苦未必損而或反以失前路之歡似不若冷煖自知姑且與分別中尋無分別弟非敢以世俗巧宦相期而事固有不得不然者吾丈耐心應之可也家君賴

鹿甫出百病之中而遽歷羊腸孟門之險煩言塞耳已自難支而比者國本一着則尤百倍於邊事者只得不顧利鈍以去就爭之疏已今日上矣若幸而得歸晤言有日重辱存問先此附謝不一

馮文所

門下雲卧良久斗牛間異彩理無久湮太君子出處自有意彼矜東山之高畏北山之笑者皆不免以蓬心分別知非高明所屑屑也若家君



則衰病狎至委非劇場中人滿擬葛巾野服送  
故人出山而碌碌旅羈中浮莽相揖於長安道  
上比來人情物態展布彌難待門下駟車榮路  
而後知謝安不能奈蒼生何耳不肖蚓竅蠅聲  
何足辱大方月旦而門下乃口之不已狼籍齒  
牙祇益其媿比僅於公車業一帙中有新作數  
首請教亦如嬾蚕作絲不可望以老襄也目青  
草草不具

呂渭陽大尹

臺下之濺澤仁聲如飲醇醪彌緩彌醉如響雷  
鼓彌遠彌聞明公不在帝居有誰復當巢鳳阿  
游麟閣者內召在邇家君卽採拾輿人之頌以  
贊公論如順風而呼豈敢貪天功哉衡春未當  
歸里中猶及見攀轅卧轍之盛臨楮無任欣躍

張總戎

方今邊烽未息正豪傑橫刀躍馬之時家君旣  
知公深寧不藉一士以報明主而忍使卧虎  
耽耽自適長林豐草間耶今旣建牙衝邊軍書

戎政拮据良苦顧此迺丈夫所輕獨聞其地十  
羊九牧在皦皦者豎立稍難耳既具審麾下衷  
曲亦何忍不以相成也

韓念劬州尊

中朝口事日甚一日習竒爲故習怪爲常此豈  
可以理論勢禁者家君不幸悞入劇場唾面之  
辱已自甘之正恐自此上與下隔內與外持身  
不爲砥柱而反爲射招耳家君比日再䟽引疾  
自爲國本事重非肩與兒女子爭言其援之而  
止蓋亦以 聖意稍移庶幾桑榆之望不然則  
此時已在春明門外矣

徐二府

方今朝陞之間稷稷如鬪蟻百人輿瓠誰克舉  
之家君謬當衡軸責重於山權輕於羽遠志小  
草灼然已明披靡難返終當返吾初服耳

鍾文陸侍御

曾記善果寺中遇一匡一坐葦牀蕭然如苦行  
頭陀者廉之則賢侯之奉簡命來者也心大異

之庸知乃明公耶蓋衡讀明公文章仰明公之  
治行爲日已久第恨不及見光儀今遇李君而  
不得御奈之何哉樸檄鄙儒名先實後掛於謠  
詠之口爲知己羞何更辱寵借至此家祖母買  
舟私下亮不敢與地主相聞而臺下顧追而覘  
之此非所以康老親則亦非飲冰君子之所以  
惠不肖也日省錄置之座右羨墻見嚴師矣敬  
謝敬謝

緱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緱山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

婿李穀 校

顧涇陽選郎

不佞累辱先生以道義見知兩年以來不通片  
紙者避世嫌也今先生且脂車出國門敢致書  
穉登効其惓惓焉不肖竊觀天下之亂莫大於  
人心之不和不和始於相睽而成於相激激不

已而門戶而戈矛朋起角立若有真是非真邪  
正者而其端十之九皆誤也蓋近年以來官府  
堂陛之交隔而百誤漸生大小臣工之不相能  
也閣部之不相通也不知自何日始也意其初  
不過薄物細故禮文體統之齟齬亦或一人一  
事小有異同而已也而不幸與事變會又不幸  
而與聖怒會天下有一種居竒獻新之徒聒耳  
莠口遂飾無以爲有張小以爲大喻訛其言語  
描寫其笑貌以爲真而君子皆憫焉有外心於

是遠者高蹈近者前却諷者囁嚅蕙者誦罵而  
當事之意不能無少望曰我何負於彼而棄我  
至是也而庸知彼之望我殆有甚焉者也於是  
其相與踈踈則居竒獻新之徒又各以譸張煽  
惑者同耳而異入而心始大疑疑則謂人皆腹  
刃也皆竊鉄也舉凡責難求備於我道聽塗說  
於外者視爲借口訟詞索瘢之隱計而不知其  
未必至此也彼愛之人我亦愛之覈其根源如  
蕉子卸葉不盡不止是固可以不辨雖然人情

不大相遠也。未有事不自心不平而不辨者也。求白而反不自求平而反不平則勢不得不爭。既爭矣此正則彼必邪此直則彼必曲以各誤之見持不服之心而挾樂成其誤之黨求勝不求是而爭不得不成蓋其間非無虛衷好善欲以口舌爲調人者而常苦於壁堅而不得進列成而不可解以求盟爲護以免胄爲耻則有徘徊太息退守其誤而止耳此近年以來不和之大較也。家君之至于是也此風舊矣無何遂有

赴之謫劉之閔一則偶有望而可疑之事一則先有望而見疑之心而其後實則皆洞然無疑以去去之後眉睫肘臆之變幻又不知凡幾安知悞不復化爲真而要之終不可謂之不誤也。幸遇先生掌銓事冲虛而高遠貞固而圓融不惟徼其肺腑與家君久通而且敷歷其腎腸以告於百執事家君輒舉以告小子而輒自喜也。曰奉交其爲之兆乎。今家君在告踰月而先生遽以譴去自此隔者愈隔爭者愈爭天下事尚

新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四  
可為耶雖然及今尚可謂之誤也惟天下真豪傑為國家慮深遠故不即誤以為真而且即真以為誤以待君子則如周公於召公以待小人則如郭子儀於魚朝恩彼豈以畏途而容之以為天下事誠不可以激也激則不白不平之極何所不至其究必下挾其同以為公上挾其獨以為勢所謂誤者將真而國家之禍不知所終矣家君受事兩年幸不得罪於公論且且暮隨先生去他何暇恤哉而恤吾兩人已去之後其

為世道憂者方大也不肖之抱隱慮久矣不知已者無所告蒲衆人又不可告則先告於知己之君子而願請正焉外拙句五章詞多比興以申其嗷嗷之意云爾

顧冲庵總督

東事賴老叔一力擔當真社稷之衛樞筦之間又絕無異同將相調和事當可成今家君垂成而不能待以去非本心也雖然此事利害已共之矣分不得爾我去住不容不三思今紛紛爭

續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四  
封貢有以體統者有以兵計者有謂倭必不退者有謂其俟兵撤卽來者又有謂當與戰者有謂當勒之歸而再易表者皆浮而無據了不足論吾曹從旁睥睨但其中貢事之不可保者有五中朝之必不信者有三而其必不可行者亦有三耳無論倭必非真畏我真求我款與不款櫛柄必不在我卽真畏矣真求矣真能制其命矣而狡夷非孝子順孫又非有七縱七擒之震疊何以保其能十年不叛昔班定遠之於西域

諸國我成祖之於阿魯台豈不有德可懷有威可畏而轉眼卽叛况其下焉者乎蓋倭中亦一人一心一日一變其酋長不能必之部落而我能必之於倭乎不可保一縱曰夷性有常矣果盡如吾約束矣而贈送將迎之間主客參差之勢豈容久無釁端譬如井飲者之相掙也市之囂囂與候館之嘖嘖也此非爭地也而衆與利所聚其勢必至於爭此不可保二昔虜款之初成也王襄毅實以身始終之我所持惟一心

綱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四 五  
客所仰惟一主故耳目心志不捨攘雜亂而事  
可成今許貢者在此與之貢者在彼一理之一  
捐之少年代老成終事而老成必反代少年受  
殃矣其不可保三俺酋之與關酋強相等也然  
俺酋伎不過擄掠則貢事乃擄掠對症之藥也  
志實在那吉則封號乃那吉稱心之事也若關  
酋明乎非爲擄掠來矣明乎非有所甚愛矣以  
力疲而退退養其力而復來將必不免而欲以  
一丸泥東封釜山得乎其不可保四議者曰倭

遁於中國將覘我虛實也將有奸民出而狎之  
引而內之也獨不曰彼國有大唐街乎國初原  
通海禁乎雖然居燕之吳人引燕至吳終不若  
居吳引燕之爲易也沿海之鹽徒私販私鹽終  
不若公販私鹽之便也隄而防之猶恐其決苟  
放而決之寧有極乎其必不可保五貢人貢船  
貢期貢地著有明例而今日之貢與國初之貢  
實則不同昔我御彼今我畏彼昔乘開創餘威  
法明令行之日而今當承平積弊備弛紐絕之



時有如倭以貢來能逐船搜檢多一人卽斬以  
狗乎或以非時非地來能逆而拒之乎卽今日  
能之而能必之後日乎卽我能之而能必之他  
人乎江南數百里內能無處處防年領防乎民  
不怨火而怨使之救火咎將誰執焉其不可保  
六夫是六難保者制府旣保之矣吾曹真冥冥  
決事耳而至於人之必不信必不行之勢則局  
旁觀者甚清朝議初言必盡勒倭盡歸而後許  
封繼言許之而後歸矣初言許封則倭必退今

言不許貢則封亦無益矣彼百求百行此一步  
一縮當事者不能保前日之言不變而能使事  
外之人保今日之言之不變乎此必不信一初  
之請止於封以未聞沈惟敬之言也繼之請及  
於貢以卽聞沈惟敬之言也受降受款軍中大  
事今別無一腹心之間而專取於惟敬之片言  
彼議者曰使沈惟敬而復有後言將亦從之乎  
其詞近直無以應也必不信二倭之不欲無名  
以退師也行長之不敢空手而見關酋也固也

然釜山對馬島之間相去幾何豈不暫退而待  
命乎待而不至來亦未遲乃我肯退尋丈而彼  
不肯退尺寸以是爲慕義爲向化卽三尺童子  
知其不然其必不信三古稱違衆獨斷惟趙充  
國裴度然實以兩帝爲之至謀經營卜度而後  
敢任又其所任者皆上風之事也今許貢之說  
通國以爲不可皇上又漫聽於無權之執政  
屢憎之樞臣縱明旨昭然亦必不勝衆口卽如  
近者小西飛明許入關而守吏閉關以請終依

違而不能奪其效可睹矣其必不行與往年之  
款虜也異同者直中朝之浮議耳至於邊方之  
民與其地之官皆久苦虜患而徼倖暫脫於湯  
火故以爲便者什三不便者什一今兩浙方安  
固如金甌誰肯出身嘗大害者必將至頸寧逃  
而不免無寧不逃而免此人情也其撫按必且  
以危言恐喝其縉紳必且以浮辭諭張甚或反  
聞而敗之餘小爭爲大爭以嫁禍於人而自脫  
其必不行二禮曹諸君喜其名之高言之中而

樂吾事之壞此議果行是必有結旅而拒者是  
必有封印而辭者卽奉旨矣又必有故爲遲迴  
其期迂難其路抑損其禮以亂厥成者不成則  
曰我固言之矣而因以爲許成者之罪其必不  
行三至於必不信必不行勢不得不悔悔而復  
更徒多此一番議論而於國何益矣故計之不  
可不早也愚嘗歎余任事之難非難其人也亦  
非任任事之難也譬之洩屋楯樞梁柱必互相  
撐持而後能任若一長一短一堅一脆則必并

其長者堅者而俱廢奈之何以豫章之材而輕  
棄爲溝中之斷也故忠臣爲國苟真有一了百  
了之計則死生以之如其暫了而終不了則又  
當量已量物無從并救人之理今日東事愚意  
莫若因人言而遂以委之第云封貢並許某所  
信爲無事者也而今舉朝非之某亦豈能強行  
則某有成言矣惟撤兵以守邊左耳若必欲不  
棄朝鮮非司寇策不可司寇策非司寇用不可  
請以某之任任之如此甚善愚觀司寇議雖互

綱目卷之二十四  
異然經緯井然非鹵莽滅裂如往年西督府比  
一旦身見其難自不免退就吾之議而今之公  
案可完蓋援異已者相助與同者之相助力不  
啻倍也不肖又伏而思之老叔明於事而熟於  
計使有他繆巧可羈縻豈樂言封貢者一封而  
可以完事豈好爲是更端者得非倭強我弱有  
頃刻不能支者乎果爾宜且備揭其情狀以聞  
之於朝毋徒虛張門面聲勇實怯翻使人獻疑  
也又得非以前人之誤盡不可彌縫乎而前人

則又謂一封之外別無枝節矣是亦宜以實情  
實事明白言之毋徒以含糊爲忠厚補苴塞漏  
翻爲人擔禍也此東事之最要着也以頃所聞  
卽遼左一片空地殊未易守增兵請餉急修備  
禦寧可再遲如人已犯消渴病豈可以家無積  
困忍饑而待後日乎又遼陽積弊不徒在於東  
征之騷費狡虜之蹂躪蓋惟去世將而易客將  
將皆傳舍其官而兵皆傳舍其將李氏盡籠一  
方之利遙執其權而禍不與焉議者反以是爲

續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四  
裁李氏而保遼陽也不亦僨乎爲今之計宜亟  
還提督總兵使之自爲戰守庶尚有經營完整  
之日此雖小拂衆論而要於事理甚明非若貢  
市之不可保也書生之言知復無當但念此等  
雖國事而亦我兩家之事故率其固陋冒昧言  
之不知亦有可采與否  
周二魯尚寶  
衡至此月餘矣跼伏遠郊不敢入謁長者比聞  
家祖母病信殊進踉蹌而歸竟不及深談歎甚

歎甚衡之在家也每見先生與家君書以肺肝  
示我以藥石生我所不杜門墮戶以奉先生之  
教而復結束爲茲游者蓋亦有說凡謂衡不宜  
就試者非曰避嫌乎避嫌宜在前日不宜在今  
日縱謂以宰相子不就試將援祖宗例耶將援  
近代例耶將計其必得而避之耶抑自疑其不  
宜得而避之耶無垢自洗無風自波勢固不能  
夫旣試矣得謫矣而後始逡巡以退彼有心有  
口者且將曰是其初掛於物議而不得不爾也

又將曰是其爲身急而爲子不得不緩也是非  
避嫌乃避口耳衡之無愧非獨信心若以科場  
不足憑則硃墨卷見在若以墨卷不足憑則覆  
試卷見在若以黃座師不足信則盛座師鄒座  
師見在若以三座師不足信則同考官監臨覆  
試官及高郎中見在上不愧屋漏之天與衆多  
之指示而畏此悠悠警警之口則衡所必不肯  
也不然如衡縱不得甲乙第烏衣高屐亦足了  
此一生豈須此然後活者滿腔積懣久欲伸於

知己之前今匆匆引歸恐先生不察其意故悉  
布腹心以告所謂惟先生可與聞此言亦不可  
不聞此言也家君之被眷知極矣卽粉身碎骨  
當無所辭但以家君自度以不肖身度家君內  
不可者一外不可者九所謂內不可者家祖母  
甕坐一冬命危如綫具在家君諸疏中知先生  
必爲分痛無俟衡言矣其外不可者則家君所  
不暇計卽他人又不及知請縷言之蓋有三難  
焉如屬者排闥紛紜雷霆猝下荃宰懸而不屬

主器虛而若搖時事尚可爲乎而家君乃儼然見召以苦爲甘勢既不能害生於恩悔且何及難一古之大臣進則行道退則行志近年以來朝廷忽以褒崇爲體面僚友忽以羈留爲協和卽伊傅生此時不能進又不能退無乃觸藩耶難二自往時當事者首鼠調停漫無別白以致激天下君子慷慨之氣而亦潛授策士以縱橫之權昔之是非可分而不分今之是非分而不分可分不分之則何以爲國分之則曹起而訟矣

難三然尤難在外也家君又有六病正與時尚相反今之居熱地者詬責叢集一切有注錯勢必存形迹以自解虛議論以俟人而家君信口言信心應胷中了無宿物而人已拾爲訟端矣一病也爲相先收人心收人心不免市恩亦不免避怨今家君薦人救人誓不使人聞人不聞而疑我夫何怪乃其疑我也復盛氣而爭之愈爭愈晦愈晦愈爭而怨從此積矣如兩年以來薦於上而久得請者鄒吏部三進士也其終不

得請者姜給事孫王政諸君也其薦之閣部而  
久始得聽者趙吏部艾中丞黃少卿羅吏部羅  
給諫也其薦之上與下不卽行而托之後人者  
沈中丞高儀部饒比部也其薦之終不得不甘  
受人怨而劇受怨者管僉憲也其救之而得者  
馬侍御顧吏部也其救之而不得者李中丞饒  
比部也凡此類人盡不知欲以收人心得乎此  
二病也徐文貞奏成手中人至死不悟而家君  
一事受屈遽有變色迨事過卽悔甚且厚施焉

常自云我生平輕開罵人口不起害人心然心  
不可以示人而口則足以構壞此三病也今之  
論人者皆耳耳相授甚有疑已白勘已虛而尚  
因仍不止者故辨不容不亟面莽君果於信已  
又果於信天下之信已如李公瑄言杖饒公伸  
之事決不肯置一辭無幾何而舉朝囂然以誤  
爲真矣此四病也一人失勢世每交手而擠之  
一人被指世每貸口而詈之如是者名利倓兼  
焉而家君顧偏於失勢之人存一分忠厚於衆



好衆惡之中加一分體察衆怒如水火其可犯乎此五病也智者逐世如園射名如鷺如人所薦而是何不攘之已已所樹而非何不委之人而家君尼分惡之小仁失爭先之捷徑過歸已善歸人此六病也大臣有所關說度其不必行似當姑暴之以脫已罪而苦心苦語什一在外什三在內人求多於我則唯然而應耳此七病也以七病際三難縱脫然無內顧憂亦當審已量物善守挈瓶之智而况以萬萬不可強出之

君復挽袂以相泣耶惟先生知之憐之則幸矣與全之今疏將三上也而勢似不能即得允兩相公又身處嫌地尚欲待我季孟間愚謂三四疏以後必得臺諫中以疏請曰皇上方孝事兩宮何忍以三公而奪王某一目之養姑使得終事親而後圖報亦未晚如此而皇上當有所感動兩相公亦得有所據以上請此乃家君母子得完之日也先生獨無意乎夫排難解紛真豪傑事是攝是贊真師友事環視諸同志

新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四 五  
中非先生莫與任此幸熟籌而一引手焉情切  
語長不覺娓娓死罪死罪

張可菴給諫

數日中兩投刺長者而不得見愴怛而歸爾時  
君子好遯未便應白駒之招則不肖捧席執經  
當自有待正不爭旦夕也家君竟蒙恩放庶幾  
考繁而復爲病魔所苦蓋天之忌盈如此今幸  
而稍勝杖履方擬與田夫野老頌橘嘯松修潞  
公故事昔司馬公方在茂節而諸公特借以頌

猶老成門下倘有意乎

李修吾巡撫

關河一見比於景星慶雲次且北轅晚出早歸  
不獲再奉光儀則惟病母之故事親無狀竟爾  
中道棄哺哀殘毀瘁不屬爲人自分於台臺生  
死絕矣弘慈隱篤奠暗遠臨華袞瓊茅枯齒生  
色先慈而有知也尚當啣結地下况不肖雙淚  
未斷何能不感而泣哉惟是家君白髮守閭誠  
不敢以墨面見而荼蓼同苦憂不自支卽窀穸

新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四  
大事尚爾囁嚅在口則不孝情事可知矣厚奠  
出自尊者本無反命而恐反損先親冥福敬奉  
家君之命以辭且別賜甚腆喪人無私以此敬  
羞魚菽伏惟矜貲幸甚

中散翁見鵬知州

不孝中心介介惟晨昏之憂則已數年於茲客  
冬勉奉慈命灑淚渡江則已恨多此一出矣俄  
而先妣病信至場中曠眩幾死狼狽奔歸所得  
侍湯藥者纔四閱月耳嗟乎尚忍言哉不孝今

日如失哺乳下兒直無所倚爲命雖析骨析肉  
猶難爲報速貧速朽尚恨其餘百無以生爲矣  
惟是老父白髮守閭摧傷已甚使有術可以破  
涕卽損情抑禮無辭爲之而醒難解醒痛自知  
痛朝朝荼蓼面面鐵圍不孝抑尚可苟活否也  
承門下奠唁遠辱被枯齒以華袞嗟聖室以丹  
青惟有叩心几筵呼天搶地蓋茫然不知所置  
謝矣盛賻槩不敢當謹附返

馬肖乾憲副

續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四 七  
憶前歲門下所以撫念窮子者輒感而泣下竊  
冀稍附臨清守張溟池之便一展謝私而不意  
遂遭大故又不意臨清守亦化爲異物也臨清  
本奇士今聞其歸骨之時萬戶巷哭果然不負  
所學門下倘旁采輿頌使之得沾俎豆此亦激  
揚風紀之一盛舉也伏惟高明留意偶念忘友  
灑筆及此萬罪萬罪

沈泰垣督學

弟自遭苦神志隕墜血氣萎枯菊苦無期蒲凋  
可慮正未知何日得副尊望也承諭商公高明  
極亦願見而先親窀穸之事正于先一月告成  
又賤疾淹時度未有款門之日姑辭諸從者稍  
能自力當更與結青鞋之緣耳

于穀峯宗伯

不孝適從遠道歸忽拜長箋及辱奠先妣之命  
隨卽爲羨苧沸醴哭告於先慈几筵而後敢鳴  
吾私竊惟先慈生平行應圖史澤及里閭以當  
明公大人之酌可以無慙而不孝罪逆豎子明

公卽以世誼哀之亦何至枉明月而弔鰥鮒也  
不孝今日析骨析肉寸報無從速朽速貧萬緣  
已斷俯仰天地生趣盡矣忽不意蒙過情之譽  
重以折行之交甚至欲收馬淳於藥籠寵蛙鳴  
以鼓吹誠慙誠感不知所持竊惟不孝至愚極  
陋上不足以副著作之椽下不足以汗窮愁之  
簡志隨髮短憂與歲長卽將來未死之身亦不  
過爲守閭之雞犬守墓之松楸無復望見長者  
日矣惟是手抱瓊篇心追口誦山川靈氣杖履

風流恍惚俱來第恐明公漱石雖甘需雲未雨  
縱極力描畫林泉唐突冠冕乃愈以見廉將軍  
之善飯識謝安石之同憂欲久鳴琴丘中豈易  
得也哀疚中本不欲他及不勝感衷遂爾媿媿  
伏惟台慈亮存

陳抱冲孝廉

弟不粘筆墨六年於茲非但意興懶散不能作  
愁冗迫逼不暇作而俗趨世好日化日新八識  
田中初未貯得實有所不解作也何君竒士文

如雲興颺散名世不難弟生平不好爲人師而况爲是人之師乎必欲問道於瞽弟亦惟有一肚不合時宜見所見而去耳

程山人

乍從許太初所得詠佳篇懽然而驚以爲非今之人也乃知代固不乏異材苦爲游士之軾縱橫天下有志者寧處囊中不欲與之見短長耳茲復承郵書見寄并示扇頭諸作的的與少陵青蓮分其笑貌丈執此可以不朽矣弟才不及中人而雅不滿於今之詩爲今人旣不欲爲古人又不能遂兩置之今愁冗日增意趣日減且如是老矣弟欲以一時評目強自附於侯巴而未知丈之許我否也

趙太室大尹

不佞於舉子業猶醯雞然若著作經濟之林則覆蔀而已承惠教雄文雖阻舌賡亦欣目飽明臺鳴琴運甓之理半得之言語文字之中千載而後壁真言先生間伯仲未可定也容卒業後

維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四

更抒頌詞先此謝教

